

论假借壮字与再造壮字*

韦亮节

[提要] 假借壮字是直接假借已有方块壮字的特殊壮字;再造壮字是在已有方块壮字基础上再创造而得的特殊壮字。因二者所基于的方块壮字有借用字与自造字两类,故其内部也均可分为借用型与自造型。通过这两种特殊的方块壮字,可证明方块壮字的能产性,进一步证实方块壮字的性质,假借壮字还有助于更好地划分方块壮字同形字组。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不足是理据缺失,书写、识读、记忆困难,形体臃肿。讨论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可为方块壮字理据研究提供补充,也可解决文献整理难题。

[关键词] 假借壮字 再造壮字 借用 自造

“方块壮字”,也称“土俗字”“古壮字”。这是一种由汉字演变而来的文字体系,是壮族先民借用汉字或仿其结构自创字形来记录壮语的文字(蒙元耀 2016:28),故而绝大多数方块壮字与汉字的关系非常紧密。正因为如此,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汉字与方块壮字的借表关系,如郑贻青(1988)将方块壮字分为借用字与自造字。借用字是借用汉字(包括整字、部件、笔画,下文统称为“汉字”)的音、义、音兼义、形等来记录壮语的方块壮字,包括借音字、借义字、音义双借字、借形字等;自造字是在借用汉字基础上再加工以记录壮语的方块壮字,包括指事字、形声字、会意字、截部字、减笔字等。实际上,除了一般基于汉字而形成的借用字与自造字(本文统称为“一般壮字”)之外,还有两种特殊的方块壮字是在业已存在的方块壮字基础上形成的:一是直接假借已有方块壮字的“假借壮字”;一是在已有方块壮字基础上再次创造而来的“再造壮字”。那么,汉字、一般壮字与假借/再造壮字的关系可这样表示:汉字 \Rightarrow 一般壮字 \rightarrow 假借/再造壮字^①。

一个方块壮字属于一般壮字还是假借/再造壮字,不能从字形上作出判断,而是要看其汉字构件与所记录壮语词的音、义是否直接相关,直接相关且没有无理据构件的是一般壮字(讹字除外),否则就是假借/再造壮字。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汉字与假借/再造壮字之间必然存在一个与二者都密切相关的一般壮字;只有以该一般壮字作为理据桥梁,才能将汉字与假借/再造壮字联系起来。然而,目前学界几乎没有对假借/再造壮字进行系统认知与专门研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滇黔桂越边区百部珍稀土俗字文献收集译注与研究(21&ZD308)”、2022年广西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壮、汉民族语言共生与共同体意识研究(YCBZ2022105)”、广西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匿名审稿专家给予宝贵修改意见,修改过程中得到蒙元耀研究员、韦树关教授指点,谨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本文使用“ \Rightarrow ”表示汉字与方块壮字之间的借表关系,使用“ \rightarrow ”表示在已有方块壮字基础上所发生的借表关系。

究。基于此,本文结合相关方块壮字语料^①,对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类型、意义及不足展开讨论。

一 假借壮字的类型

因为一般壮字分为借用字与自造字,所以假借壮字可分为借用型与自造型。

(一) 借用型假借壮字

借用型假借壮字,指的是直接假借已有借用字的特殊方块壮字。例如:

(1) 黑[ʔdam¹, 种、种植]^②(蒙元耀 2016:35)。一般壮字“黑”[ʔdam¹, 黑色]属借用字中的借义字(即“训读字”),仅向汉字“黑”借义而得。壮语“种、种植”与“黑色”均读作ʔdam¹,通过同音借表,可假借一般壮字“黑”记录“种、种植”义。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黑”[Ø, 黑色]⇒一般壮字“黑”[ʔdam¹, 黑色]→假借壮字“黑”[ʔdam¹, 种、种植]。

(2) 年[pai¹, 去](蒙元耀 2016:35)。一般壮字“年”[pei¹, 年、岁]属借用字中的借义字,仅向汉字“年”借义而得。壮语 pai¹“去”与 pei¹“年、岁”读音相近,通过近音借表,可假借一般壮字“年”记录“去”义。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年”[Ø, 年]⇒一般壮字“年”[pei¹, 年、岁]→假借壮字“年”[pai¹, 去]。

(3) 雪[nai¹, 好]^③。一般壮字“雪”[nai¹, 冰雪]属借用字中的借义字,仅向汉字“雪”借义而得。“好”,壮语北部方言区读作ʔdai¹,但壮语南部方言区的一些地方没有声母ʔd-,“好”读为 nai¹,与“冰雪”nai¹读音完全一致。通过同音借表,可假借一般壮字“雪”记录“好”义。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雪”[Ø, 冰雪]⇒一般壮字“雪”[nai¹, 冰雪]→假借壮字“雪”[nai¹, 好]。

(二) 自造型假借壮字

自造型假借壮字,指的是直接假借已有自造字的特殊方块壮字。例如:

(4) 涑[pjai¹, 尾、尾部、末端、末尾、梢](古籍组 1989:39)。一般壮字“涑”[ɣai², 露水]属自造字中的形声字,借汉字“汙”义(与水有关的事物),借汉字“來”的读音^④*lbi(郭锡良 2010:203)。壮语 pjai¹“尾、尾部、末端、末尾、梢”与 ɣai²“露水”读音相近,通过近音借表,可假借一般壮字“涑”记录“尾、尾部、末端、末尾、梢”义。其关系可表示为:

^① 若非特别说明,本文所引语料均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简称“古籍组”,1989)、蒙元耀(2016,2017)。这3份语料分别以广西壮语各方言区、南宁市马山县和来宾市忻城县语音为基础,调值各异,故本文统一标调类。

^② 为行文简洁,本文使用“字形[读音,语义]”体例表示字例的形、音、义。与方块壮字借表无关的汉字音、义用“Ø”表示,文字的语音借表关系用“_____”标注,语义借表关系用“___”标注,当出现第2种语义借表关系(即出现第2条语义借表关系链)时用“____”标注。

^③ 该字例由壮族学者张增业先生提供,为其整理百色市靖西市(属壮语南部方言区)相关方块壮字文献所得,特此感谢。

^④ 方块壮字造字时间不同、地域各异、随意性大,所借汉字的读音来源较为复杂,包括汉字不同历史时期的读音,也包括当下广西汉语方言中的平话音、西南官话音、白话音等。这些语音均与汉字在中古汉语中的读音存在不同程度的渊源,故本文统一标注汉字在《广韵》中的中古拟音作参考。

汉字“來”[*lɔi, Ø]+汉字“氵”[Ø, 表示与水有关的事物]⇒一般(形声)壮字“涑”[yai², 露水]→假借壮字“涑”[pja¹, 尾、尾部、末端、末尾、梢]。

需特别注意的是,*lɔi、yai²、pja¹虽然均属于同一借表关系链,但是如果不经一般壮字“涑”,假借壮字“涑”中的构件“氵”在理据上就无从谈起。

(5) 𠵹[yɑ⁵, 一阵子](蒙元耀 2017:1026)。一般壮字“𠵹”[la³, 下]属自造字中的会意字,分别向汉字“天”“下”借义,组成从天、从下的会意字。方块壮字方位字的创制与壮族人在语言上的具身认知思维有关,“天”在空间参照框架理论中属于绝对参照(韦亮节 2019a)。故而,“天空之下者”表示方位名词“下”。壮语 yɑ⁵“一阵子”与 la³“下(方位名词)”读音相近,通过近音借表,可假借一般壮字“𠵹”记录“一阵子”。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天”[Ø, 天]+汉字“下”[Ø, 下]⇒一般(会意)壮字“𠵹”[la³, 下]→假借壮字“𠵹”[yɑ⁵, 一阵子]。

(6) 𠵹[pja³, 雷公](蒙元耀 2017:1025)。一般壮字“𠵹”[pja¹, 石山]属自造字中的形声字,借汉字“山”的语义,借汉字“巴”的读音 *pa(郭锡良 2010:7)。值得注意的是,“𠵹”本身也是一个汉字,“用于地名,~山(在山东)|~谋(在广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18)。关于山东的地名,应是一般壮字“𠵹”与之偶合同形;而广西的地名,则直接用方块壮字“𠵹”记录,如“𠵹谋”读 pja¹mau²,在当地壮语中,pja¹指“石山”,mau²指“(鸡)瘟”,因远望屯后山形似病鸡而得名(吕嵩崧 2007)。壮语 pja³“雷公”与 pja¹“石山”读音相近,通过近音借表,可假借一般壮字“𠵹”记录“雷公”义。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巴”[*pa, Ø]+汉字“山”[Ø, 山]⇒一般(形声)壮字“𠵹”[pja¹, 石山]→假借壮字“𠵹”[pja³, 雷公]。

*pa、pja¹、pja³虽在读音上形成借表的关系链,但若没有一般壮字“𠵹”,则假借壮字“𠵹”的构件“山”则无理据可言。

自造型假借壮字较多,再举3例如下:

(7) 汉字“女”[Ø, 女、女性]+汉字“下”[*yɑ(郭锡良 2010:15), Ø]⇒一般(形声)壮字“𠵹”[ja⁶, 妻、婆婆]→假借壮字“𠵹”[yɑ⁵, 一阵子](蒙元耀 2017:1024)。

(8) 汉字“女”[Ø, 女、女性]+汉字“太”[*t'ai(郭锡良 2010:202), Ø]⇒一般(形声)壮字“𠵹”[tai⁵, 外婆]→假借壮字“𠵹”[tai⁵, 带](蒙元耀 2017:1025)。

(9) 汉字“氵”[Ø, 表示与水有关的事物]+汉字“哀”[*pi(郭锡良 2010:194), Ø]⇒一般(形声)壮字“𠵹”[nai⁵, 湿透]→假借壮字“𠵹”[nai⁵, 毛虫](蒙元耀 2017:1035)。

二 再造壮字的类型

因为一般壮字分为借用字与自造字,所以再造壮字可分为借用型与自造型。

(一) 借用型再造壮字

借用型再造壮字,指的是在已有借用字基础上再创造而成的特殊方块壮字。例如:

(10) 𠵹[ʔdi¹, 不、没有](古籍组 1989:357)。一般壮字“眉”[mi², 有]属借用字中的借音字,仅借汉字“眉”的读音 *mi(郭锡良 2010:214)而得。一般壮字“眉”左上包结构的框形中有“丨”、右下的“目”可理解为“冂”中有“三”,“丨”和“三”都指“有”之

物；删减“丨”和“三”则指“没有”之物，可得义为“不、没有”的再造壮字“𠵹”^①。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眉”[*mi, Ø] ⇒ 一般壮字“眉”[mi², 有] → 再造壮字“𠵹”[ʔdi¹, 不、没有]。

(11) 𠵹[ʔdam¹, 种、种植]（古籍组 1989:350），与生僻汉字“𠵹”偶合同形^②。一般壮字“黑”[ʔdam¹, 黑色]属借用字中的借义字，仅向汉字“黑”借义而得。壮语“黑色”与“种、种植”均读作 ʔdam¹，借一般壮字“黑”的读音（同音借表），借汉字“禾”义^③，通过形声组合可得记录“种、种植”义的再造壮字“𠵹”。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黑”[Ø, 黑] ⇒ 一般壮字“黑”[ʔdam¹, 黑色] + 汉字“禾”[Ø, 禾] → 再造（形声）壮字“𠵹”[ʔdam¹, 种、种植]。

(12) 𠵹[heu³, 牙齿]（古籍组 1989:251）。一般壮字“青”[heu¹, 青色]属借用字中的借义字，仅向汉字“青”借义而得。壮语 heu³“牙齿”与 heu¹“青色”读音相近，借一般壮字“青”的读音（近音借表），再借汉字“口”义（表口腔内之物），通过形声组合可得记录“牙齿”义的再造壮字“𠵹”。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青”[Ø, 青色] ⇒ 一般壮字“青”[heu¹, 青色] + 汉字“口”[Ø, 表口腔内之物] → 再造（形声）壮字“𠵹”[heu³, 牙齿]。

（二）自造型再造壮字

自造型再造壮字，指的是在已有自造字基础上再创造而成的特殊方块壮字。例如：

(13) 𠵹[ʔdok⁷, 箭竹]（古籍组 1989:360）。一般壮字“𠵹”[tok⁷, 落下、丢失]属自造字中的形声字，借汉字“下”义，借汉字“独”的读音 *duk（郭锡良 2010:165）。壮语 ʔdok⁷“箭竹”与 tok⁷“落下、丢失”读音相近，借一般壮字“𠵹”的读音（近音借表），再借汉字“木”义，通过形声组合可得记录“箭竹”义的再造壮字“𠵹”^④。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下”[Ø, 下] + 汉字“独”[*duk, Ø] ⇒ 一般（形声）壮字“𠵹”[tok⁷, 落下、丢失] + 汉字“木”[Ø, 表示树木类] → 再造（形声）壮字“𠵹”[ʔdok⁷, 箭竹]。

(14) 𠵹[ya⁵, 楠树]（古籍组 1989:415）。一般壮字“𠵹”[ya⁵, 阵（雨）]属自造字中的形声字，借汉字“𠵹”义（与水有关的事物），借汉字“下”的读音 *ya（郭锡良 2010:15）。壮语中“阵（雨）”与“楠树”的读音均为 ya⁵，借一般壮字“𠵹”的读音（同音借表），借汉字“𠵹”义（泛指植物类），通过形声组合可得记录“楠树”义的再造壮字“𠵹”。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𠵹”[Ø, 表示与水有关的事物] + 汉字“下”[*ya, Ø] ⇒ 一般（形声）壮字“𠵹”[ya⁵, 阵（雨）] + 汉字“𠵹”[Ø, 泛指植物类] → 再造（形声）壮字“𠵹”[ya⁵, 楠树]。

^① 此类通过指事/减笔而反义造字的方法在粤语方言字中也存在。根据饶秉才（2007:7），粤语字“冇”读 mou⁶，表示“没有”，即将普通汉字“有”之“月”部删减“二”而成。

^② 蒙元耀、韦亮节（2020）认为“偶合字”是一种形体独特的自造字，是壮族民间造字者因汉字水平有限、造字随意性大等原因而“自造”出的与汉字偶合同形的方块壮字。一般而言，壮族民间造字者不太可能以汉字中的生僻字为直接借用对象。

^③ 在壮族造字思维中，“禾苗”即“种植”的对象，故属表义范畴。另如“𠵹”，音 tan³，义为动词“穿”（古籍组 1989:100）。从衤（衣），等声，属于自造的形声壮字，“衤（衣）”表示动作“穿”涉及的对象。

^④ “箭竹”是竹子的一种，属于草本植物，但在壮族民间一般视之为木本植物，如广西忻城等地壮语统称竹子为 fai²ʔdok⁷，即“竹树”，故壮族民间造字时借汉字“木”表其语义。

(15) 𠵹[wai², 槐树] (古籍组 1989:481)。一般壮字“𠵹”[wai², 水牛]属自造字,是方块壮字中的省声字(韦亮节 2019b)。该字借汉字“牛”的语义,借“怀”的读音 *ywei (郭锡良 2010:207)、并将“怀”简省为“不”形声组合而成。壮语“水牛”与“槐树”皆读作 wai²,借一般壮字“𠵹”的读音(同音借表),借汉字“木”的语义,通过形声组合可得记录“槐树”义的再造壮字“𠵹”。其关系可表示为:

汉字“牛”[Ø, 表牲畜类]+汉字“怀”[*ywei, Ø]⇒一般(形声)壮字“𠵹”[wai², 水牛]+汉字“木”[Ø, 表树木类]→再造(形声)壮字“𠵹”[wai², 槐树]。

自造型再造壮字较多,再举3例如下:

(16) 汉字“來”[*lɔi (郭锡良 2010:203), Ø]+汉字“多”[Ø, 多]⇒一般(形声)壮字“𠵹”[lai¹, 多、太、很、极]+汉字“氵”[Ø, 表示与水有关的事物]→再造(形声)壮字“𠵹”[lai², 口水] (古籍组 1989:274)。

(17) 汉字“門”[Ø, Ø]⇒一般壮字“𠵹”^①[?bin³, 边、一半]+汉字“扌”[Ø, 表与手发出的动作有关]→再造(形声)壮字“𠵹”[pin³, 掀、揭] (古籍组 1989:317)。

(18) 汉字“沉”[Ø, 沉]⇒一般壮字“兀”[cam¹, 沉、沉没、下沉]+汉字“石”[Ø, 以石头表示重量]→再造(形声)壮字“𠵹”[cam¹, 沉、重] (古籍组 1989:49)^②。

三 假借壮字与再造壮字的意义

(一) 明确方块壮字的能产性

汉字是极具能产性的自源文字,除了内部滋生外,它还与其他民族文字的创制提供来源与参照,如日本的和制汉字(或称“日制汉字”)、越南的喃字(又称“字喃”)及我国壮族的方块壮字等。实际上,作为借源文字的方块壮字也具备一定的能产性。通过分析假借壮字与再造壮字,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方块壮字都是直接以汉字为基础创制出来的,这表明方块壮字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文字系统,而是一个横向“可再生”的动态系统。方块壮字内部的“可再生”也标志着这种壮族民间文字逐步走向自源自造。虽然有的再造壮字在一般壮字基础上也要添减汉字,但方块壮字内部的“可再生”现象越多,就标志着这种民族文字越成熟。

(二) 进一步证实方块壮字的性质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认为方块壮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而蒙元耀(2016:29)认为“方块壮字是一种……以表音为主,兼顾表意的文字体系”。这一论说基本反映了方块壮字的性质。根据上文相关字例,假借壮字与再造壮字可进一步证实方块壮字“以表音为主”的性质,因为在它们借用、自造、假借/再造的全过程中,一般离不开通过“借音”来表音这一关键步骤。如下所示(被借音处标“_____”):

借用型假借壮字: 汉字 ⇒ _____ 壮字 ⇒ 假借壮字;

^① 此为借形字,即通过借形表义而造字。壮族造字者将“門”的字形视为可左右等分的两边或两半,截取“門”的半边可记录“一边、半”义。方块壮字中还有其他借形字,如方块壮字“兀”[ɛk⁷, 车轭] (古籍组 1989:147)借自汉字“兀”的字形,造字理据即“兀”字形与牛轭形状的相似。

^② 方块壮字借源汉字“沉”后简省“氵”而写作“兀”,故而再造壮字“𠵹”为形声字中的省声字(韦亮节 2019b)。

自造型假借壮字：汉字±汉字 ⇒ 一般壮字 → 假借壮字，汉字±汉字 ⇒ 一般壮字 → 假借壮字；

借用型再造壮字：汉字 ⇒ 一般壮字±汉字 → 再造壮字，汉字 ⇒ 一般壮字±汉字 → 再造壮字；

自造型再造壮字：汉字±汉字 ⇒ 一般壮字±汉字 → 再造壮字，汉字±汉字 ⇒ 一般壮字±汉字 → 再造壮字。

(三) 有助于划分方块壮字同形字组

借助假借壮字，可将方块壮字同形字组分为两类：有明确借表关系字组、无明确借表关系字组。其中，假借壮字及其所借用的一般壮字属于有明确借表关系的同形字组。在有明确借表关系字组内，表示不同壮语词的同形字之间的借表关系是可以明确的。

比如同形方块壮字组“𪔐”{[yɯm², 风]; [yɯm¹, 草]}(蒙元耀 2017:1034)。“𪔐”[yɯm², 风]属于形声字，借汉字“𪔐”义(泛指植物类)、借汉字“林”的读音 *liēm(郭锡良 2010:380)。然而，方块壮字“𪔐”[yɯm², 风]不可能是直接借偶合同形的生僻汉字“𪔐”而得；如将其视为形声字，那么“𪔐”则毫无理据可言。故而只有一种可能，即“𪔐”[yɯm², 风]是在一般壮字“𪔐”[yɯm¹, 草]的基础上直接借音而得的假借壮字。如此一来，这组同形字组内的两个同形字就可以明确其关系：

汉字“林”[*liēm, Ø]+汉字“𪔐”[Ø, 泛指植物类] ⇒ 一般(形声)壮字“𪔐”[yɯm¹, 草] → 假借壮字“𪔐”[yɯm², 风]。

实际上，字例(1)-(9)的一般壮字与假借壮字就属于有明确借表关系的方块壮字同形字，其借表关系见上文，不赘述。

另一方面，在无明确借表关系字组中，记录不同壮语词的同形字间是否存在借表关系，这一点无法明确。如同形字组“𪔐”{[pa³, 伯母、姨妈]; [pa², 妻]}(蒙元耀 2017:1025)。同形字“𪔐”是形声字，借汉字“女”义、借汉字“巴”的读音 *pa(郭锡良 2010:7)组合而得。然而，*pa、pa³、pa²音近，汉字“女”所表示的女性既可以指“伯母、姨妈”，也可以指“妻”，故无法判断借源汉字与两个同形字的关系为下述哪一种：

*汉字“女”[Ø, 女、女性]+汉字“巴”[*pa, Ø] ⇒ (形声)方块壮字“𪔐”[pa³, 伯母、姨妈] → 方块壮字“𪔐”[pa², 妻]；

*汉字“女”[Ø, 女、女性]+汉字“巴”[*pa, Ø] ⇒ (形声)方块壮字“𪔐”[pa², 妻] → 方块壮字“𪔐”[pa³, 伯母、姨妈]；

*方块壮字“𪔐”[pa², 妻] ∈ 汉字“女”[Ø, 女、女性]+汉字“巴”[*pa, Ø] ⇒ 方块壮字“𪔐”[pa³, 伯母、姨妈]。

总之，将假借壮字引入方块壮字同形字组，可以更好地划分同形字组内同形字之间的关系，对同形字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四 假借壮字与再造壮字的不足

(一) 理据缺失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980:47)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表现前者。由此看来，方块壮字的理据就在于其字形(主要指汉字构件，

也包括个别自造字符)对壮语词的表现情况。然而,从汉字到一般壮字再到假借壮字需经历“借用/自造—借用”的过程,从汉字到一般壮字再到再造壮字则需经历“借用/自造—自造”的过程,若不对一般壮字进行解析,假借/再造壮字中的汉字构件就不能直接表现壮语词的音、义。换言之,在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解释链中,一般壮字是最重要的一环;如若省去这一环,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汉字构件就无法体现其所记录的壮语词。例如:

(19)假借壮字“莪”[ŋo⁴,拖沓、拖拉](古籍组 1989:379)借一般壮字“莪”[ŋo⁴,芦苇]的读音而得。一般壮字“莪”是自造字中的形声字,借汉字“艹”的语义,借汉字“我”的读音 *ŋa(郭锡良 2010:41)。然而,假借壮字“莪”的汉字“艹”与其记录壮语词的读音与意义均无关系,所以“艹”对于假借壮字而言毫无理据可言,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识别。

(20)假借壮字“𣎵”[θau⁶,时段](蒙元耀 2017:1035)借一般壮字“𣎵”[tau²,桃树]的读音而得。一般壮字“𣎵”是借汉字“木”的语义、借汉字“逃”的读音 *dau(郭锡良 2010:250)的形声字。然而,就汉字“木”而言,其既不能表示假借壮字“𣎵”的读音 θau⁶,也不表示其语义“时段”,故其存在对于假借壮字而言是无理据的。这说明假借壮字的某些构件不能直接表现壮语词的音、义,所以在理据上是缺失的。

再如,字例(16)“𣎵”[lai²,口水]是自造型再造壮字,若抛开一般壮字“𣎵”[lai¹,多、太、很、极],该再造壮字的构件“多”与读音 lai²无关,与语义“口水”亦无涉,故构件“多”对于 lai²“口水”来说是一个无理据可言的赘余构件。

(二)写、读、记困难

覃晓航(2010:44)认为:“方块壮字比汉字还要难写、难读、难记(下简称‘三难’)。‘三难’本是汉字严重的缺点,而方块壮字大多是用两个以上繁难的汉字组合而成的,因此更显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非常难写;此外还有许多字不能见字读音,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认去记,十分难读……”的确,在书写上,一般壮字中的自造字往往会比汉字笔画多,假借壮字与一般壮字完全同形故而也存在“三难”问题。一般而言,再造壮字又比一般壮字的笔画还要繁多。据字例(13)-(15),可以看出从汉字到一般壮字,再到再造壮字,其笔画是不断累加的。参见表1:

表1 汉字、一般壮字与再造壮字的笔画数量比较

| 汉字1 | 汉字2 | 一般壮字 | 汉字3 | 再造壮字 |
|------|------|-------|------|-------|
| 独(9) | 下(3) | 𣎵(12) | 木(3) | 𣎵(15) |
| 彳(3) | 下(3) | 𣎵(6) | 艹(5) | 𣎵(11) |
| 牛(4) | 不(4) | 𣎵(8) | 木(4) | 𣎵(12) |

(三)形体臃肿

方块壮字和汉字相仿,也讲究形体美。然而,诸多一般壮字(如自造的指事、形声、会意字等)在汉字的基础上添加构件,使结构更复杂。假借壮字与一般壮字同形,故而也存在一般壮字的结构臃肿问题;部分再造壮字则在一般壮字的基础上添加构件,过多的构件使再造壮字变得更加臃肿,从而影响书写的美观。如字例(13)的再造壮字“𣎵”在一般壮字“𣎵”的左边添加构件“木”而得。一般壮字“𣎵”原为上下结构,变成再造壮字后上下结构被嵌套在左右结构之中,形体更为臃肿。又如字例(16)的再造壮字“𣎵”是在一般壮字“𣎵”

的左边添加构件“讠”而得。一般壮字“𠵹”本为多笔画的左右结构字形，成为再造壮字后则变成了臃肿的左中右结构。

五 结 语

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都是特殊的方块壮字，前者直接假借已有方块壮字，后者是在已有方块壮字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由于一般壮字可分为借用字与自造字，所以在借用字基础上再借用的是借用型假借壮字，在自造字基础上借用的是自造型假借壮字；在借用字基础上再创造的是借用型再造壮字，在自造字基础上再创造的是自造型再造壮字。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意义在于，通过它们可以了解方块壮字的能产性，进一步证实其以表音为主的文字性质，假借壮字还有助于更好地划分方块壮字同形字组。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在抛开借源的一般壮字后，其解释链就会立刻断裂，难免造成二者构件理据的缺失，即某些构件无法直接记录壮语词；其次，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书写、认读、识记都较为困难；再次，假借壮字与一般壮字结构都比较复杂，部分再造壮字在一般壮字的结构基础上添加构件而成，使得字体显得特别臃肿，影响美观。

总而言之，解析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类型、意义与缺点，可促进方块壮字理据的研究，因为这二者在方块壮字中较为特殊，且具有极大的理据阐释空间。同时，在整理民间文献时，不乏假借壮字和再造壮字的干扰。如果掌握二者的来龙去脉，就可更好地破解方块壮字文献中的相关疑难，更精准地还原这些文献的真实面貌，更好地传承壮族传统文化，从而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1989.《古壮字字典》（初稿），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3] 郭锡良. 2010.《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吕嵩崧. 2007.《壮族地名中的修辞格与具象思维》，《广西民族研究》第3期.
- [5] 蒙元耀. 2016.《壮族古籍与古文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6] 蒙元耀. 2017.《壮族伦理道德传扬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7] 蒙元耀、韦亮节. 2020.《论方块壮字中的偶合字》，《广西民族研究》第1期.
- [8] 覃晓航. 2010.《方块壮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9] 饶秉才. 2007.《广州音字典：普通话对照》（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10] 韦亮节. 2019a.《具身认知视域下的方块壮字方位字》，《河池学院学报》第6期.
- [11] 韦亮节. 2019b.《论方块壮字省声字》，《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期.
- [12] 郑贻青. 1988.《靖西方块壮字试析》，《民族语文》第4期.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On Loan Zhuang Characters and Recreated Zhuang Characters

WEI Liangjie

[Abstract] Loan Zhuang characters, a kind of special Zhuang characters, are direct loans of existing Zhuang characters, while the recreated Zhuang characters, another kind of special Zhuang characters, are created based on existing Zhuang characters. As the original base Zhuang characters are divided into borrowed and created ones, the loan Zhuang characters and the recreated Zhuang characters are in turn divided into two types respectively, the borrowed ones and the created ones. These two kinds of special Zhuang characters can 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Zhuang character, and further confirm the nature of it. Moreover, the loan Zhuang characters can help better divide the homophone groups of the Zhuang character. These two kinds of special Zhuang characters are deficient in motivation, and difficult in writing, recognition and literacy, as well as memorization, and they are overcomplicated in shapes. The discussion on loan and recreated Zhuang characters can not only provide a supplement to the study of the motivation of the Zhuang character but also solve the problems in document collation.

[Keywords] loan Zhuang characters recreated Zhuang characters character borrowing
character creation

(通信地址: 530006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

《白语方言发声的变异与演化》出版

汪锋、李焯、张小芳所著《白语方言发声的变异与演化》于 2022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了白语方言中的发声变异, 通过历史比较阐明了嗓音上松紧对立的来源。基于嗓音数据, 分析了剑川、大理、祥云、元江等地白语方言的变异情况, 发现不同个体以不同的策略来实现对立; 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 发声变异与社会因素进一步关联; 内部的音系环境与发声也相互影响; 声调实现时既可以发声方式为主, 也可以基频为主。白语嗓音的变异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声调适应机制。该书对具有松紧元音对立的语言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刊编辑部